

试论元曲中“羊”“酒”的婚俗文化功能

李跃忠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梳理元代散曲、杂剧、南戏, 可知元曲中有5个场合使用“羊”“酒”: 1) 作为食物、饮料; 2) 一般的喜庆场合; 3) 谢仪或致歉的财物; 4) 用做安慰亲友的财物; 5) 婚嫁聘礼。从民俗学的角度看, “羊”“酒”在婚嫁聘礼中功用是: “羊者, 祥也, 群而不党”; “酒”者, “久”也。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的祝福和愿望, 同时也寓有一定的巫术意义。

关键词: 元曲; “羊”“酒”; 婚俗; 聘礼

中图分类号: I207.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1-0102-03

一

元曲中, 大量出现“羊”和“酒”^①。笔者在梳理元代散曲、杂剧、南戏的基础上, 以为元剧中“羊”和“酒”主要用于以下5种场合:

(1) 仅作为一般的食物、饮料; (2) 用于一般的喜庆场合; (3) 用做谢仪或表示歉意的财物; (4) 用做安慰亲友的礼物; (5) 用于婚嫁的聘礼。

“羊”“酒”作为婚嫁聘礼在元曲作品中较为常见, 仅次于第一种情况。从关汉卿《救风尘》中, 赵盼儿的“风月手段”, 我们最易明白“羊”“酒”作为聘礼的习俗。该剧的第三折周舍见赵盼儿下了毒誓、重咒后, 忙叫摆酒定亲:

周舍云: 小二, 将酒来。

正旦云: 休买酒, 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

周舍云: 还要买羊。

正旦云: 休买羊, 我车上有个熟羊哩。

周舍云: 好, 好, 好, 待我买红去。

正旦云: 休买红, 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

赵盼儿以“风月手段”终于让周舍写了休书, 但周舍随即就发现上了当, 又狡猾地从宋引章手中夺回了已被赵掉了包的“休书”, 并凶悍地对赵盼儿宣称赵也是他的老婆, 二人就此展开了“口斗”:

周舍云: 你也是我老婆。

正旦云: 我怎么是你老婆?

周舍云: 你吃了我的酒来。

正旦云: 我车上有十瓶好酒, 怎么是你的?

周舍云: 你可受我的羊来。

正旦云: 我自有一只熟羊, 怎么是你的?

关汉卿的其他剧作也有这种用法, 如《窦娥冤》第二折【斗虾蟆】、《鲁斋郎》第二折【一枝花】等。除关作外, 元代其他作品, 如王实甫的《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越调·斗鹌鹑】、李文蔚《燕青博鱼》第四折、秦简夫《晋陶母剪发待宾》第四折、石君宝《秋胡戏妻》第二、四折等等都有这种用法。

由上面所举例子, 可看出“羊”“酒”在元代是有着丰富蕴涵的一种民俗事象。本文拟探讨其在第五个方面, 即用于婚嫁聘礼方面的民俗意义。

二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婚姻, 因其“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由于重视, 故对婚姻的礼节非常看重, 也就产生了许多富有民族特点的婚俗。无论哪种婚俗, “礼”是不可或缺, 中国最初是用“雁”做“礼”。这是因为大雁“随时南北, 不失其节, 明不夺女子之时; 又取飞成行, 止成列, 明嫁娶之礼, 长幼之序, 不逾越也”(班固《白虎通·嫁娶篇》)。也就是希望男女双方对爱情、婚姻忠贞和“长幼有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雁”

收稿日期: 2006-04-19; 修回日期: 2006-09-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资助项目(湘教通[2004]284号)

作者简介: 李跃忠(1971-), 男, 湖南永兴人, 湖南科技大学讲师,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戏曲与民俗文化研究

这种象征意义的礼物逐渐走向金钱意义的实物，并有趋于奢侈之势。

在人类婚姻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们所使用的“礼”是不相同的。它们物体不一，丰俭有别，仪式迥异，但许多聘礼都有象征意义，或取其吉祥，或寓意祝福，而且在仔细考察之后，还可发现许多“礼”都透露出浓浓的巫术思想。

在婚俗中用“羊”“酒”，据《晋书·礼乐志》第十一可知“自汉末始”。到后汉，百官纳彩，所用礼物凡三十种，杜佑《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士大夫婚礼》引后汉郑众《百官六礼》曰：“其礼物凡三十种。”其中，有羊有酒。可见，在婚俗中使用“羊”“酒”的历史是比较久远的。杜佑又载每物“各有偈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其偈文为：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兽体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乌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

这些偈文利用汉语的谐音，表达出了对爱情婚姻的美好祝福和愿望，如“羊者，祥也”，“鹿者，禄也”等，其祝愿意义是非常明了的。笔者以为“酒”，其实也谐“久”，有寓意对未来新人爱情婚姻天长地久之祝福。如果再留心一下，便会发现这些财物的选用品具有非常浓厚的巫术思想。

“羊”崇拜，在我国很早就存在。《山海经》卷一载录有一些长相奇怪、有特异功能的羊：“东三百里，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獬豸，佩之不畏。”又中国古代祭祀也多以“羊”为牺牲，这在《山海经》《仪礼》里都有记载。婚俗中以“羊”为彩，显然是受了这些影响的。当然，除此外，还有“羊者，祥也”的吉祥，及羊之“群而不党”的品性。“羊”群居但不结党，不袒护，能与同伴和睦相处，性格温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总结出所有的巫术都遵循着共同的原理——交感原理。交感巫术根据不同的巫术理念，又可分为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而出现，巫师以为“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后者基于“接触律”，巫师认为“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

被那个人接触过，而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的一部分”。^{[1](19)}婚礼中用“羊”正是借助交感巫术的原理，希望女子如羊一样温顺，贤而不妒，能与家人和睦相处。

又中国古代巫、医不分，人们发现羊肉具有补肾、保暖、增加性欲等功能，是性食疗和治疗阳痿的食品，因而也产生了以淫羊肉来增进男女性功能的巫术。《太平御览》卷九〇二引古本《博物志》，就记有一条这样的巫术材料，曰：“阴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脯不可食，但著床席间，已自惊人。”另该段文字还记载了如何炮制“淫羊脯”的方法及服药后的解法，字里行间都可看出其巫术意味。显然，婚俗中以“羊”为“礼”，是有这些含义的。故婚俗中的“羊”礼是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意蕴的。

“酒”是古代祭祀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礼物，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饮少量的酒事实上也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的。这大概也就是偈文“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之本意了。“酒”也具有巫术作用，常用于驱鬼镇邪等法式中。

酒既是巫术活动中的重要辅助物，也直接用于巫术、法术过程中。巫师(术士)利用“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一般来说他的活动过程是离不开酒的。巫术用酒或是利用鬼魂喜酒、好酒的弱点，诱使作祟的凶煞恶鬼离开对象；或是利用酒的驱邪除恶功能，直接驱赶凶煞恶鬼。前者是原始人“以己感物，以己观物”之思维的反映，人们以为神鬼跟人一样，会将酒视为最好佳酿；后者是从生活经验出发，人们发现饮酒后血气沸腾，大量饮后还有致幻的功能，酒又有消炎杀菌、消除生理痛苦和心理负荷等作用，故而将其扩展并用于巫术、法术之中，尤其是巫师在行法式时。如广东连南瑶民以为，人患病是由于恶鬼做祟，故备小鸡一只、米一斤及香纸、酒等物，请一名巫师在路头作法，以驱鬼治病。如一次不成功，再如是行法，到第三次时，则要请三名巫师感鬼，他们每人前面放一碗肉，一碗酒，边吃边喝边念经，以示赶鬼^{[2](679)}。

著名民俗学家黄石于《婚姻礼节的法术背景》一文中，在分析了结婚戒指、交杯酒等习俗所透露出的巫术意识后，指出：

此外其他种种礼式仪注，果而一一寻根究底，我相信无一不带有法术的色彩。归纳言之，这些法术不出两个用意：第一，因为相信新人特别易招危险，故用种种方法，保障他们的安全；第二，结婚的主要目的，在养儿育女，“百子千孙”，故用种种法术，增长新婚男女的生殖能力，好叫他们能够担负“蕃殖尔类”

的大使命^{[3] (175)}。

总之,婚俗中的“羊”“酒”,除了表达人们对美好爱情婚姻的祝福和愿望外,也有很明显的巫术意义。

三

婚俗中的“羊”“酒”,首先是汉代宫廷百官上层社会“纳彩”的规制,以后各朝虽有所变更,但用羊用酒则一直得到传习,如《晋书·礼志下》《隋书·礼仪志四》等都有记载。后来此俗慢慢流向民间。宋代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条载:“凡娶媳妇……下定了,即旦望媒人传语。遇节序,即以节物、头面、羊酒之类追女家,随家丰俭。”元代情况如前所引,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见之于地方志的记载就更多了。

由于地域的关系,南方少羊,所以在明清的方志中南方婚俗中用羊的情况非常少见,而代之以鹅鸭、槟榔等物。北方则基本仍因旧俗,如北京大兴县纳徵时,夫家要“为新妇冠髻,币用色缯以及钗钏、羊酒、羹果之属”^{[4] (32)},天津的武清县在婚礼中也要“先用羊酒为定礼”^{[4] (65)},河北的大名县“土人通媒,用启纳币,佐以羊酒”^{[4] (428)},山西的屯留县在订婚之日,“士大夫家用羊、酒、果盒、鸡禽之类”^{[4] (635)}。民国时期仍如此,如河北的张北县在纳徵时用送“碰门羊”(即两只活绵羊)^{[4] (145)},山西的安泽县在问名时,要“具羊酒、食盒,倩媒氏转达”^{[4] (646)}。

戏剧与民俗的关系,较之其它任何文学形式都显得更密切。我们知道戏剧的起源、形成、传播、衰落都与民俗活动(如民间的迎神赛社、祈祥驱祟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戏剧的创作也深受民俗文化、民俗

传承的影响,许多民间传说、故事、歌谣都被剧作家改编,或被他们糅进作品之中,而民俗观念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更大。因此,在解读戏剧作品时,就不能像诗词、小说、散文那样局限于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等的论述,而应多视维地去进行解析。如学术界以前在分析赵盼儿(关汉卿《救风尘》)得胜的原因时,多从赵盼儿的性格入手。毋庸置疑,这确实是赵盼儿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剧中有关“羊”“酒”的习俗,提醒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不应忽视周舍这位“恶儿”败北后对习俗的自觉遵守。我们要看到民俗习惯对人们心灵、精神的制约、控制作用。^{[5] (104-106)}

注释:

- ① 本文探讨的“羊”和“酒”,有不同的组合形式,如“羊羔酒”“美酒肥羊”“牵羊担酒”等,但二者须连用,其它像曲牌【牧羊关】【山坡羊】等之“羊”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 [1] 詹·乔·弗雷. 金枝[M].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 [2] 徐华龙. 中国鬼文化大辞典[Z].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4.
- [3] 黄石. 黄石民俗学论集[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 [4] 丁世良, 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Z].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9.
- [5] 李跃忠. 关于《救风尘》的一点民俗学思考[J]. 零陵学院学报, 2003, (5): 104-106.

On sheep and wine in Yuan Qu: marriage custom and cultural function

LI Yue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heep” and “wine” were frequently used in YuanQu, whose usages are as follows: 1) food and drink; 2) festival occasions; 3) property for thanks or apology; 4) balm for friends and relatives; 5) betrothal gift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betrothal gifts from folklo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sheep and wine in marriage custom expressed good blessing and desire of the people, and some magic meaning as well.

Key words: Yuan Qu; sheep and wine; marriage custom; betrothal gift

[编辑: 苏慧]